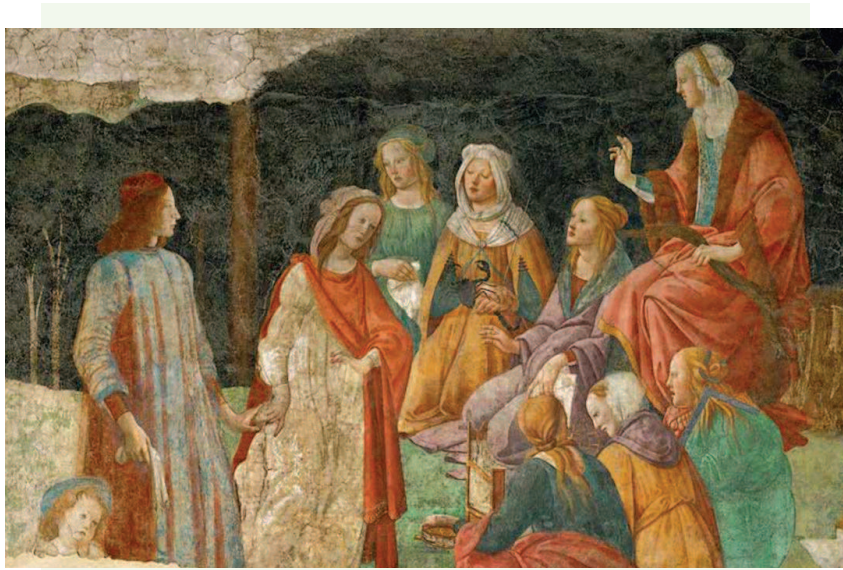


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

郝岚

博学的凡人斐乐洛基亚（语文学）嫁给了墨丘利，俟相就是自由七艺，为了永生，她必须留下文本——吐出书籍。而且语文学是孪生的，一面是高贵精湛的语文学，另一面是严苛蛮横的语法神。卡佩拉让语文学通过留下文献遗产的方式“封圣成神”，嫁给墨丘利，也就是让博学 with 口才联姻。



波提切利壁画《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

收到沈卫荣、姚霜新编选《何谓语文学：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5月）时，墨有余香。全书将近五百页，分量厚重，篇篇精选。书的封面古典典雅，一位红袍女子回首看着身后的七位女子，右侧露出一只和她牵着的手，可见这是一幅被截取了部分的画作。本书的内容涉及“现代人文之源”——语文学，封面画作本来的标题看似与此无关，却也是个图像语文学的好例证。在人文科学的深度关系、自由七艺的隐喻象征体系、主题图像模式等方面，可以说是暗流涌动、颇有来头，值得专文一论。

波提切利《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

该书封面全图本是一幅壁画，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画作为《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该作经考证大约绘制于1483—1486年期间，1863年在法国米莱别墅被发现。这幅壁画是对称的，与之相配还有一幅名为《维纳斯与美惠三女神向一位年轻女子献礼》。目前两幅作品都藏于法国卢浮宫。

《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常常被认为是波提切利受托定制的，为了庆祝乔凡尼的儿子洛伦佐（Lorenzo Tornabuoni）和乔万娜（Giovanna di Maso degli Albizzi）1486年6月15日的婚礼而画。但正如古典绘画由于年代久远，题目不考所遗留的问题一样，画面上的人物也一直存在争议：此幅画作还有别名《洛伦佐·乔凡尼被语女神引荐给实践智慧神与其他自由七艺》；这个名称无疑证明牵手女子并非乔万娜，而是自由七艺中人格化的语法神，坐在高位上的女神是实践智慧普鲁丹西亚（Prudentia，后世也称“普鲁西西斯”Phronesis）。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

这幅画最大的图像学样式来自卡佩拉（Marianus Capella, 生卒年不详）的《斐乐洛基亚与墨丘利的结合》。由于斐乐洛基亚（Philologiae）就是语文学（Philology），所以也称《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

卡佩拉《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

卡佩拉著作《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用拉丁文写于470—480年之间，分三卷。前两卷基本是故事，似小说，第三卷是七位博雅艺术女神的自述，散韵结合。他以瓦罗的《学科九卷》（也称《学科要义九书》）为基础，删除了其中的医学和建筑部分，首次以我们熟知的方式界定了自由七艺所包含的学科：语法、修辞、逻辑、音乐、数学、几何、天文。他为中世纪的学问建立了标准，是一部精心构思的隐喻著作。

作品以一首献给婚姻之神休门（Hymen）的诗歌开篇。墨丘利尚未婚配，阿波罗推荐了博学多闻的少女斐乐洛基亚（语文学），她从天到地无所不知。但是作为凡人，语文学终有一死，为了成婚她必须和墨丘利一样永生。于是在缪斯女神的护送下，他们来到朱庇特的殿堂。诸神大会批准了墨丘利的请求，并允许必有一死的语文学位列神祇。厄内斯特·库尔提乌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认为此主题模仿了阿普列乌斯《金驴记》第六章23节，丘比特与凡人女子普绪克结合获得众神批准的情节。卡佩拉的故事中，在母亲实践智慧普鲁西西斯的帮助下，语文学梳妆打扮了一番。按照获得永生的条件要求，她吐出一部分书籍才升入天堂。婚礼上，新娘接受了母亲的侍女——七门自由艺术。卡佩拉在第三卷分别用七章描写这七艺，并把七艺化身为女性，配上不同的服饰、工具和发型，以示区分。比如修辞女神身材高挑，身着有各种修饰格装饰的长裙，手持御敌的武器……这些性格各异的寓言人物在中世纪艺术与诗歌中被反复提及。

孪生姊妹语文学

回到《何谓语文学》封面波提切利的画作《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与男子牵手到底是谁还是语文学？答案是两者均可！

《何谓语文学》收录了19篇重要的语文学理论与实践文献，其中《何谓梵文语文学》选自谢尔顿·波洛克主编的《世界语文学》一书，该书英文本中第二篇虽未收入沈卫荣教授新编选，但其趣味性也值得一说。学者詹姆斯·宰特泽（James E. G. Zetzel）

（Maurus Servius Honoratus）给维吉尔《牧歌》（Eclogues）的评注。移植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由图像志或人物的功能之间的亲缘性引起的联想：如古希腊擅长音乐的俄尔甫斯（Orpheus）像被用于表现基督教中专长音乐的大卫；其二是仅限于构图的移植：例如常见的埃涅阿斯（Aeneas）与狄多女王（Dido）被描绘成一对正在对弈的中世纪时髦男女。无疑，这里波提切利的《一位年轻人被介绍给自由七艺》非常典型地属于“原典法则”的构图移植范例：在构图上它与卡佩拉的《语文学与墨丘利的联姻》密切相关，即使细节上可能修改了原典中衰老的语法神。

因此，波提切利这幅画中的红衣女子既是代表文献的语文学，也可能代表她的孪生姊妹语法神，尽管与卡佩拉所言的老姐有出入，但人文主义者更愿意将古典题材为我所用、所改，并非像加洛林时代的“再现法则”：复制和回到古典那一刻。

博学 with 口才的结合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写过一本专门论述精灵墨丘利的书，他谈到墨丘利的心灵，包含如下特性：对立整合，或从对立中获得整合；心物双重或同时具备。但同时，墨丘利也是水星，他是“学问或者文学本身”的新郎，出生于水星之上的人会成为“学好钻研”“热衷写作”。这里所言“学问或者文学本身”就是指的“语文学”。

众所周知，墨丘利是希腊神话里赫尔墨斯的罗马名字，他是神的使者，同时也是巧舌如簧的商业神，由于年幼时就偷了阿波罗的牛群，所以同时也是小偷的鼻祖。墨丘利身上蕴含着“口才、才智和小偷小摸”；语文学斐乐洛基亚则代表着“博学、学问”。我们注意到，

再见多识广，语文学还是会有一死，作为无所不知的凡人，她最终获得永生的条件则是留下文本——吐出书籍。卡佩拉让语文学通过留下文献遗产的方式“封圣成神”，嫁给墨丘利，也就是让博学 with 口才联姻——这意味着只读不说可不是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七艺既包括以理性为主的四艺：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也包括以语言为主的三艺：语法、修辞、逻辑。根据加洛林王朝时期评注者们的说法，这里的学问（语文学）与口才（墨丘利）分别对应于四艺和三艺。看似有些不合常理：我们一般以为的语文学更多和语言相关，而不是科学，但只要看看沈卫荣教授为《何谓语文学》撰写的长达四万余字长篇《导论》就明白了：

英语中的 philology，在法语和德语中均作 philologie，来源于希腊语 φιλολογία，它由“φίλο-”（热爱）和“λόγια”（语词）两个部分组成，通常被认为它的意思是“对言语的热爱”。然而，在古希腊语中，“λόγια”可以有 logos 和 logia 两种形式，前者意为 word（言语），后者意为 reason（理性）。与此相应，φιλολογία 这个复合词实际上拥有“对言语的热爱”和“对理性的热爱”两层含义。尽管在现代西方语文中的 philology 更多的是指其前一种意义，即 philo-logos 的意义，是“对言语的热爱”，但它的后一层意义，即“对理性的热爱”也并不是可以被轻易地忽略的。

是的，别忘掉了语文学的童年玩伴和婚礼搭档是兼顾理性和热爱言辞的“自由七艺”，并不偏废。只是今天，狭隘的现代人只记住了“语文学”的一面，甚至这个词语不是被错误地翻译为“语言学”，就是偏颇地译为“文献学”。其实，语文学与“热爱智慧”的哲学（Philosophy）词源都来自希腊语，是一门古老而重要的学问。它至今保持几个主要特征：关注文本和语言、追求意义和人文价值。从一开始，“语文学”就是人文学（文史哲）的重要基础，它将诗学、哲学、修辞学等融汇打通，成为了最早的跨学科研究。理解“语文学”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卡佩拉的文本、文艺复兴波提切利绘画图像中的形塑、呈现、隐喻和历史流变，正是用实践向经典致敬，因为我们需要认真体味本书副标题：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之原点。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教授）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因为如今很少有人把地理学看作是浪漫的。不可否认，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亦是生存所必需——可它是浪漫的吗？事实上，在不远的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看作是浪漫的。那是一个勇敢探索的时代。那时的探索者都被视为地理学家，即懂得测量和绘图技巧的人。他们的探险一经报道无不被追捧和敬仰。那时，如果人们把戴维·利文斯通抑或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故事搬上银幕，会和讲述伊丽莎白一世或者甘地的电影一样轰动。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发起人和参与者。

然而，这些事件真的是地理学事件吗？戴维·利文斯通在非洲的冒险不是更像历史事件而非地理事件吗？中学和大学往往捆绑教授着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它们有什么不同呢？一个讲好听的故事，另一个则不然。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是一部由鲜活的人物和戏剧化情节组成，并携着一批执迷于浪漫情怀的骑士精神的跌宕历史。与之相比，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地理学，虽然信息丰富亦有用，却不能让人心潮澎湃。历史有时也可以是枯燥的，但若考虑到它对于文明来说并非必需，它仍可被视为“浪漫的”。比如，印度这一伟大的文明由梦幻般的神话和传说支撑，而并没有像欧洲或中国那样的历史体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社会——无论是初级的或是复杂的——都必须或多或少对脚下土地的特征有系统的了解以谋生存。此外，历史有“历史罗曼司”，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这一文类的先驱。然而，当被问及是否有“地理罗曼司”时，大多数人都会大脑一片空白或零星提及一些冒险故事。所以，“浪漫地理学”这一富于想象、大胆又扎根现实的概念，似乎是矛盾的想法。尽管如此，浪漫地理学是否可以存在呢？是否可以以它的存在实为必要，因为人类生活大多数时候是由热情所驱动——由可望而难即，甚至不可即的东西所驱策的呢？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并会对我的观点给予论证。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就是定义“浪漫”或者“浪漫主义”，一种在1780年至1848年间出现于欧洲的广泛概念和价值观念。给出确切的时段容易造成误解，因为概念和价值观念本身就是含混且往往自相矛盾的。诗人托马斯·休姆认为，浪漫主义（Philosophy）词源都来自希腊语，是一门古老而重要的学问。它至今保持几个主要特征：关注文本和语言、追求意义和人文价值。从一开始，“语文学”就是人文学（文史哲）的重要基础，它将诗学、哲学、修辞学等融汇打通，成为了最早的跨学科研究。理解“语文学”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卡佩拉的文本、文艺复兴波提切利绘画图像中的形塑、呈现、隐喻和历史流变，正是用实践向经典致敬，因为我们需要认真体味本书副标题：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之原点。

然而，地理学大多是关于生活常规的。即使地理学者注意到变化，这些变化也通常被归为非人力所能左右之变。若与地理相关的某项工作映射出对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求，或是人类完美主义的渴望，它便被视为游离于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并被划入浪漫的领域。地理学著述固然可以表达“道德的狂热”，即巴赞提及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一；然而狂热——炽热之情——更有可能攻击而非推崇。此外，正如巴赞所说，浪漫主义的性格

浪漫地理学是否可以存在

文一段义孚 译/陆小璇



是在伟岸与卑微、强大与悲苦之间挣扎；与之相比，当代地理学者的工作鲜少呈现出这种属于浪漫主义的痛楚。

那片存在于地理学者的愿景与实践之间的空白地带，绝非独属于地理学的学科盲点。事实上，这一空白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氛围，即反浪漫主义风潮。这一时期对那些保育与安居理念的极度热忱，便是最好的例证：可持续发展以及生存的呼声，不仅存在于学术讨论，更充斥于社会运动之中。尽管这些热忱的呼吁者提出的观点以及表述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因都试图将地球变成一个稳定而宜居的家园，而可被归为“家园经济”（home economics）的拥护者。无论对人类多么有用且必要，“家园经济”都难以激发人之热情、促发心绪飞扬。“家园经济”不是浪漫的。

浪漫主义倾向于表达感受、想象、思考的极端性。它对混合了妩媚与恐惧、高度与深度的“崇高”的追求远甚于对优美或古典美的欣赏。将两极化价值推向其极致的通常是那些发达社会或文明的奢侈——它们在享有高度经济安全的氛围下，赞颂个人价值，甚至那些古怪反常的个人价值。我在《浪漫地理学》中的讨论所涉及的时间段，将集中在20世纪之前的大约一百年间。这是因为1900年以后，极度浪漫主义的理想逐渐被“民主”与“公民”的理想所取代。不过，浪漫主义在流行文化中依然生机勃勃：一些著名电影里仍讲述着身着耀眼光芒的骑士拯救美丽少女抑或搜寻圣杯的故事。

然而，地理学大多数是关于生活常规的。即使地理学者注意到变化，这些变化也通常被归为非人力所能左右之变。若与地理相关的某项工作映射出对超越日常生活的渴求，或是人类完美主义的渴望，它便被视为游离于严肃的学术领域之外，并被划入浪漫的领域。地理学著述固然可以表达“道德的狂热”，即巴赞提及的浪漫主义特征之一；然而狂热——炽热之情——更有可能攻击而非推崇。此外，正如巴赞所说，浪漫主义的性格

（作者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讲座教授）

资讯

厚植中国学术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陈瑜

青年学者是理论创新的先锋力量，是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但“发论文难”却是当下青年学者普遍面临的“生涯焦虑”。如何推动青年学者成长？近年来，上海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在青年学人成长过程中，‘扶上马，送一程’是学术刊物义不容辞的责任。”秉持这样的理念，自2014年起，《探索与争鸣》面向全国40周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和青年学生，发起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活动，至今已举办四届，共计收到投稿3600余篇，评选出获奖论文近100篇。一些昔日的获奖者已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有的入选了国家“万人计划”。

“国家”：青年学人的终极关怀

“90后青年学人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浮出历史地表。”这是两年前，第三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大会上，主办方《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的观察。日前，《探索与争鸣》第四届（2020）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成果发布，从这次的获奖征文中，许多专家惊喜地发现，青年学人正成为积极践行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主力军。

本次征文主题为“技术创新与文明重构：新问题与新挑战”，其目的是为

鼓励青年关心数字时代的转型和改革实践，把学术问题的研究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转型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收到来稿925篇，最终评选出24篇获奖论文。

编辑部通过对征文来稿的词频共现分析发现，“国家”成为青年学人学术研究的重点。以获奖论文为例，无论是“制图术”还是“虚拟拟人社会”等概念，在文章开始阶段都采用了学科内部比较专业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但文章的最后，主题都引到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与文化传播等宏大叙事层面。对于当代年轻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逐步从学科内部的微小研究走向关怀社会现实的宏大叙事。

此外，不少论文也不拘泥于特定的学科范式。有的以今日的独特视角关注中国当下发展，通过深入探究思考时代话题，如游戏与文化娱乐、新科技与劳动转型、算法与机器伦理等，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青年特色与时代特征，并能够做出深入有价值的分析讨论。“从整体上看，这些文章体现了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勇于创新，把生活中已经提出的尖锐问题，借助各种理论资源一步步深入研究下去，这一点让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希望。”评委代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峰说。

上海的“磁场效应”在扩大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为支持青年学人，《探索与争鸣》打出了四记组合拳：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支持青年学人的一系列计划，为我们的健康成长提供可持续的学术道路，更多学界前辈和编辑老师一路为我们指点迷津，小到论文的评审意见，大到由他们发起和引领的学术新话题。”一等奖获得者、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于京东这样说。

多年来，征文活动对青年学人的“磁场效应”在日益扩大。此次稿件来源分布非常广泛，覆盖了国内除青海、宁夏、山西、西藏之外的几乎所有区域，还有部分来自海外的文章。从获奖分布上来看，24篇论文共27位获奖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中山大学、中央党校、四川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大学、广州大学、华中师大等20余所知名高校。

“青年人思想新锐，具有理论创新的冲劲和勇气，是学术创新和传承的重要力量，但当前青年人普遍面临科研压

力大、论文发表难的问题。《探索与争鸣》能够持续多年举办‘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系列活动，给青年学人提供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权衡说，“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支持青年学人的各项举措也是创新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有益尝试。把刊物特色和支持学术人才结合在一起，实现刊物发展和学人成长相互促进。”

社科底蕴也是城市软实力

上海市社联先生曾说：“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这样的成就。”从历史上看，上海社会科学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此过程中，包括学术期刊、报刊、出版社在内的文化传播机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磁场”作用，吸引天下英才近悦远来。上海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这本身就是软实力。在日前公布的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动计划中，“理论研究传播高地建设专项行动”赫然在列。

站位决定方位、格局决定结局。学者们指出，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今天，上海如何继续当好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码头”，当好开风气之先的“源头”，从而勇立潮头，是值得思考的。新时代上海学术期刊要从增强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新高度、新站位，持续支持青年学人成长，让在全国有相当比例的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才俊，能够在上海刊物上发表第一篇论文，在上海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举办第一次个人的学术研讨会。